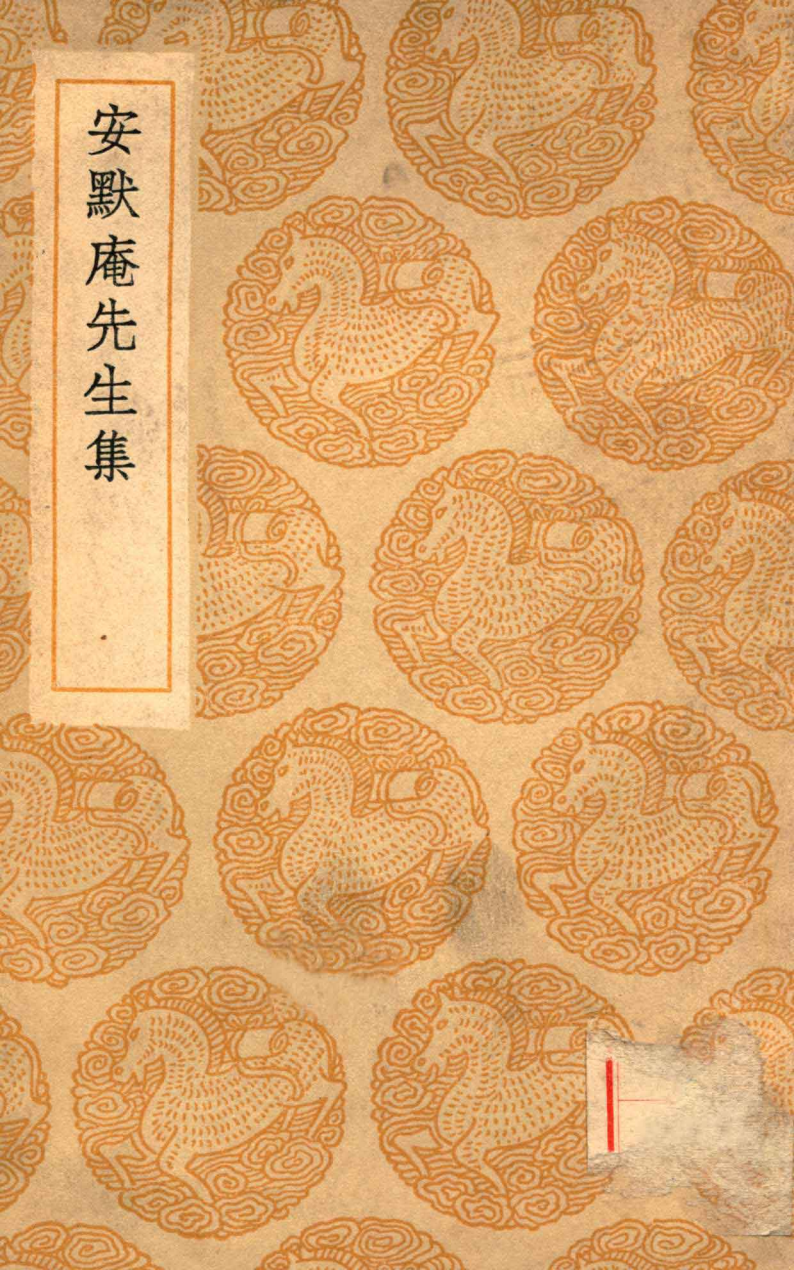



安默庵先生集







安默庵先生集

著 題 法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集生先庵默安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著者 安 熙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一四九一上

徐

(本書校對者滕秉全)

# 安默庵先生文集序

默庵集者詩文若干篇。橐城安君敬仲之所作。其門人趙郡蘇天爵之所輯錄者也。既繕寫。乃來告曰。昔容城劉靜修先生得朱子之書於江南。因以之溯乎周邵程張之傳。以求達夫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古所謂聞而知之者。此其人歟。聞其風而慕焉者。敬仲也。與靜修之居。間數百里耳。然而未嘗見焉。徒因其門人烏叔備承聞其說以爲學。則是敬仲之於靜修。蓋亦聞而知之者乎。願序而傳焉。嗟乎。知之爲知。有未易一槩言者。聖賢之道大矣。世之豪傑。有因其才識之所至而知其所及者。其人豈易得哉。昔者天下方一。朔南會同。縉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修之言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以孔孟之時義。朱程之名理自居。而人莫知奪之也。觀其考察於異端幾微之辨。其精如此。則其下視一世之苟且汙濁者。不啻蠛蠓之細。犬彘之穢。豈不信然。敬仲氏終身師慕之。則其所見。何可量哉。然靜修門人嘗有與予同爲國學官者。從問其師說。不予告也。退而求諸其書。見其告先聖文曰。早因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脛屈。未立已頽。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懷不自容。顧念初心。悅焉如失。觀乎此言。則靜修道德之所至可見矣。噫。吾道之大。豈委靡不振。鹵莽依託者。所可竊假於斯哉。其必有振世之豪傑而後可也。以予觀於國朝混

一之初。北方之學者。高明堅勇。孰有過於靜修者哉。誠使天假之年。遜志以優入。不然。使得親炙朱子。以極其變化充擴之妙。則所以發揮斯文者。當不止是哉。又嘗求敬仲於其書矣。其告先聖文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灑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於物。以化於鄉。然則敬仲得於朱子之端緒。平實初密。何可及也。誠使得見靜修廓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不既昌大於時已乎。惜乎。靜修既不見朱子。而敬仲又不獲親於靜修。二君子者。皆未中壽而卒。豈非天乎。予與敬仲年相若也。少則持未成之學以出。及粗聞用力之要。而氣血向衰。懷然有不足之歎。視敬仲之早有譽於當世。甯無慨然者乎。若蘇生之拳拳於其師之遺書如此。益可見其取友之端矣。皆余之所敬畏而感發者。故題以爲序。泰定三年。歲在丙寅。五月九日。奉訓大夫祕書少監蜀郡虞集序。

# 安默庵先生文集目錄

第一卷

古詩

第二卷

律詩

第三卷

遺文

第四卷

遺文

第五卷

遺文

樂府

昔者先君子之於文也。蓋無意爲之。故家無存藁。先君沒時。暨年又幼。不知收拾。其後門人。今翰林應奉蘇君伯修。始加輯錄。得凡若干篇。類爲內集五卷。外集五卷。然念先君門人。散在四方。其

文尙多遺闕。它日嗣有所得。當與外集共傳焉。泰定四年十月旦。男廣甯路儒學正暨謹記。



# 安默庵先生文集第一卷

## 古詩

### 擬古次韻六首

鬱鬱巖下柏。青青水中蒲。巖前有幽人。壯歲常獨居。獨居亦何爲。不羨春華敷。十年掩關臥。門庭盡荒蕪。美人殊不來。日夕聽軒車。

零露白露下。巖谷悴芳蘭。悴不復辭。誰與念時艱。堅冰行復至。雪深路漫漫。愁絕將奈何。撫几一長歎。中州有寒士。塊然守空堂。清貧久有信。壯懷殊未央。豈不願馳騁。冒雪凌風霜。振策萬里途。超忽追鵬翔。永念同懷人。渺在天一方。悵望不可見。慷慨發清商。獨處誰晤語。百感摧衷腸。人生信難必。且莫徒悲傷。採柏空巖下。倚竹荒庭前。人生非金石。君心詎能堅。君心或有渝。賤妾終不疏。天地一瞬息。令古一長途。借問別離苦。君心竟焉如。不見園中樹。日日爭華敷。秋風一夕至。已逐嚴霜枯。歲晚不得去。山空難久居。崑崙一何高。出此無窮河。遙遙何所往。不啻萬里多。一意在朝東。日夕無停波。遠遊計不早。壯志成蹉蛇。夫君不我顧。鬱鬱將如何。覽物悟物變。端居閱年華。興來展遐眺。緩步空山阿。四顧渺塵世。杉柏紛森羅。吾樂誠何極。憂子獨長嗟。眷焉誰晤語。一笑空煙蘿。

元 藁城安 熙著

人生有定分。所貴能樂天。自輕失所守。欲進安敢前。思君重思君。此情誰與宣。舉頭見明月。顧影徒自憐。終當謝塵世。洗心聞澗泉。

酬王治書仲安

少年不解事。妄意欲問道。力小任匪輕。今茲半摧倒。生平寡師友。恨不識君早。所期親杖履。函丈供洒掃。盡出胸中疑。爲我細分割。奇章忽見示。踖踖警中抱。過許君豈然。無乃習稱好。握衣或有幸。同遊萬物表。他年重盍簪。會觀太元草。

和淵明飲酒

我本山澤癯。殊非廊廟英。忘意義皇上。千載有深情。豈無樽中酒。持杯向誰傾。遙憐崑邱鳳。朝陽亦孤鳴。願言躡高躅。要不負此生。

病臥窮廬。時詠靜修仙翁和陶詩以自適。輒效其體。和詠貧士七篇。非敢追述前言。聊以遣興云耳。

士生三季後。俛俛渺何依。空餘身後名。炯炯留清暉。自古有商顏。冥鴻快高飛。白雲在空谷。哀歌歎安歸。雖無首陽薇。紫芝足療飢。九原不可作。撫己良可悲。

我慚未聞道。雅意慕羲軒。力學非董生。三年不窺園。園茅借幽棲。土鏗寒無煙。詩書化鄉鄰。甯免朱墨研。紫陽繼絕學。汗簡多微言。雖愚莫自棄。感慨追前賢。

靜中有真趣。非絃亦非琴。耿耿方寸間。千年有遺音。手植庭下蘭。奇香愜幽尋。獨處誰晤語。有酒還自斟。西山蕨薇多。長往夙所欽。塵迹尙淹留。低徊愧初心。淵明守窮賤。生平慕黔婁。富貴如浮雲。萬變紛相酬。世運自興衰。常恐德未周。羲皇不可見。日暮恨離憂。乾坤一束籬。百代無與儔。寄語狂馳子。擾擾將焉求。顯孫遊聖門。尙思祿可干。所以後世士。妄生慕榮官。我生初未貧。傳經易朝餐。妻不解啼飢。兒不知號寒。水菽非甘旨。吾親亦怡顏。簞瓢存至樂。不須求抱關。子雲辱天祿。原思樂蒿蓬。貧賤固易居。貴盛誠難工。士生或不偶。高節追兩隄。世道有隆污。卷舒自不同。萬古先天圖。消長理誰通。懷人今已矣。歎息將焉從。披褐守長夜。虛名愧中州。舉杯對明月。顧影念同儔。消中雖有長。四海嗟橫流。不賴固窮節。孰知身世憂。高歌詠停雲。奈此志莫酬。三復淵明詩。逸哉此前修。

是春久闕膏澤。而連日大風。不見天日。晚登西皋。歸而有作。

風霾連晝夕。登臨望還迷。空餘銜山日。隱隱留清暉。周整不卹緯。魯女爭憂葵。曳杖歸去來。且掩荒園扉。

封龍十詠 并序。

是山形勢。宛如伏龍欲飛舉狀。故名飛龍。至唐始改今名。龍首峯在山之陽。高二百丈。頂上有立石。望之如龍角。熊耳峯高五百丈。摩雲插漢。峭出羣峯。山之極高峯也。白雲洞在獅子峯後。蓋華峯西。天欲雨則

雲從洞出。霧則如歸焉。修真觀在獅子峯下。中央平坦。泉石甚盛。宋政和中。賜勅額。迄今殿宇猶爲山中  
之冠。中谿書院在龍首峯下。宋初李文正公昉於此受業。山長張蟠叟等數人。相與聚徒。常過百人。後廢  
於兵。獨存夫子遺像。及治平二年。左周所撰夫子堂記。中統初。敬齋李公始爲增葺。仍奏旨敦勵。學者甚  
衆。西谿廢址在玉石峯東北。龍首峰西。蝦蟆石下。李唐隱士姚敬等棲遁之地。宋時有九經張著爲山長。  
聚徒百人。咸平之後。廢於兵火。峰巒明秀。泉石清美。雲烟奇麗。真羣賢講學進修之所。惜其無爲興復之  
者。蒙泉書龕吟臺皆在中谿書院。而敬齋置祠其間。今已皆蕪廢。爲樵牧區矣。予以養疴避暑。寓於修真  
者三月。旦望必帥諸生謁拜先聖祠下。暇日則杖策登覽。攀危履巘。以窮全山之勝。遂各賦詩一首。且爲  
敘次其略如此。用貽諸同志者。請偕賦之。或可爲山中異時故事云。是歲龍集柔兆敦牂。神峰埜客敘。

龍耳峰

奇峰千仞高。突兀倚天表。神龍幾何年。俛首效蒼蝟。我行費攀躋。坐睨寒木杪。放懷聊極目。已覺塵寰小。  
尙恨世累拘。未許謝紛擾。會有賞心人。相期拾瑤草。

熊耳峰

窮探不憚遠。行登最高峰。頓覺天宇近。一沈羣山空。奇哉此絕境。造化天無功。神襟一以曠。寫我浩蕩胸。  
意遠殊未極。更思脫樊籠。何當著神鞭。駕此慵飛龍。翩翩上箕尾。再見開鴻濛。長嘯暮雲合。輕衣振天風。

白雲洞

峨峨兩峰間。崔嵬聳雙闕。中有仙人洞。恍若仇池穴。朝開白雲生。暮掩白雲滅。朝昏有奇變。宛與世人隔。我來攀綠蘿。深尋幽得絕。平生棲遁志。茲焉益超越。未成長往計。復愧因窮節。永懷靜修銘。悽其仰前哲。會當結茅屋。來此寄疎拙。沈思畢舊聞。長歌抱明月。白雲應更深。老眼益清澈。未敢獻吾君。聊爾自怡悅。

修真道觀

龍山古靈境。連峰鬱蒼蒼。林谷四環合。修真據其陽。怪石通流泉。洞府餘清涼。傑閣聳奇觀。烟霏恣微茫。眷予平生心。邱壑眞膏肓。今朝定何朝。遂愜棲雲房。晴嵐染衣襟。頓覺塵慮忘。矧爾羸疾拘。快若脫鞶韉。月高風露清。空明渺銀潢。蓬萊信非遠。何處求仙鄉。

中谿書院

炎氛絕高岑。悲風振林邱。吟臺一以眺。動我懷古愁。李公英妙年。於焉此藏修。坐令山中民。莘莘洙泗儔。規模未云遠。蕪穢餘巖陬。聖像空復存。荒涼幾經秋。不遇敬齋翁。遺迹誰能求。亦賴明主恩。遂茲聖澤流。今皇復神聖。丕承擬西周。絃歌獨不嗣。巖壑知應羞。懷賢旣伊鬱。撫事增綢繆。悠然發孤往。遠思浩難收。

西谿書院廢址

世道有升降。乾坤幾消磨。誰知昔年中。師生此絃歌。我來愛佳名。杖策時經過。深尋得遺經。山經信非訛。龍首東昂藏。玉石西嵯峨。高寒枕天井。俛看無金科。清泉下深池。懸崖據陽坡。浮野衆麓奇。夾岸桑麻多。對此奇絕境。令人憶滄波。誓將塵土蹤。茲焉老漁簑。安得白鹿翁。樂育如菁莪。古人不可作。歎息將如何。

龍首玉石二峯·已見敘中·玉石峯後有螺峯·上有南北二天井·極高峻·望之若天門·前有金榆科嶂山·列峙左右·龍池自古石堂北深谷中流出·經院中而下·蝦蟆石高二丈·圍百步·其下書堂故基宛然·朱文公出知南昌日·訪得白鹿洞書院遺址·復翫禮殿書堂·齋舍數十間·仍奏賜勅額·及御書石經版本九經·因自號白鹿洞主云·

蒙泉

作聖有奇功·誰知在蒙養·宣尼贊周經·妙旨存象象·千年紫陽翁·人文再宣朗·工夫益精密·爲我重指掌·迂愚抑何幸·久矣絕羣想·果行復育德·服膺未云爽·茲焉得嘉名·悠然愜幽賞·時至一濯纓·無言道心長·

李相讀書齋

巖壑有奇勝·縹緲餘風煙·石室誰所留·尙遺蒼崖巔·慨想龕中人·于今幾何年·遺迹雖未泯·山深月空懸·伊予陋庸姿·復苦塵務牽·此道難坐進·低頭愧前賢·尙幸忝私淑·靜修有薪傳·終當謝浮世·于茲訂遺編·

吟臺

步上吟臺荒極目·但平楚·四顧渺無人·持杯欲誰語·心期反招隱·自笑非梁父·抱膝一長歌·商聲振林莽·

敬齋祠

桂樹徒芬芳·祠宇亦荒廢·絃歌無餘響·香火誰復繼·前修日以遠·令人發深喟·舉觴酬飛泉·悲風起橫吹·

高節婦詩 并序

九原高氏女·嫁爲豐州郭叔文妻·年少無子·叔文蚤世·病且死·屬高氏以供養其母·高諾之·叔文旣死·卽斷髮爲信·居喪三年·其父母憐其少執義也·將取而嫁之·高聞·卽復刺墨自刑其面·以死自誓·今十餘年

矣。州上其行。禮部令旌表之。叔文之友天山元君子文爲予言其行實如此。且請詩而敘之。嗚呼異哉。予讀歐陽子五代史。觀其序死節死事。及序王凝妻於雜傳之中。未嘗不廢書而歎也。今觀高氏之行。又有以信之。夫天理民彝。真不可泯滅。而重歎夫士不知學之害。流於後世而未已也。嗚呼。使百世之下。聞高氏之風。其必有深感於斯者矣。

學絕道喪。今幾年。善俗如灰不復然。士知苟祿爲得計。偷生忍恥不自憐。嗟嗟此婦乃爾賢。不本教育由天全。信茲秉彝不可泯。直與天地相後先。太行西北黃雲邊。平蕪落日生寒烟。高節懷懷誰當傳。後人歌我節婦篇。





# 安默庵先生文集第二卷

## 律詩

### 次韻書事

野性元孤潔。無朋儘自皤。業荒閒道淺。靜久閱人多。靈鳳甯棲枳。冥鴻本避羅。南遊有高興。何處是滄波。

### 夏夜卽事

未遂平生志。求田擬種瓜。天遊華表鶴。升坐子陽蛙。世事一場夢。俗情三月花。興亡天不問。閱盡幾年華。

### 次粵屯遂初韻

滄海終成陸。靈椿會有秋。百年眞夢境。八表欲神遊。惡木除難盡。驚波逝不留。年來萬事懶。直擬付休休。

### 次韻答王仲安

林宗自憂世。宋玉只悲秋。病鶴塵中老。冥鴻天外遊。羨君已超逸。愧我尙遲留。不爲西風起。尊鱸興未休。

### 病中齋居雜詩次和仲韻五首

深居苦羸疾。誰與破愁顏。世態浮雲外。交情暮雨間。襟懷期霽月。胸次要全山。夢寐神峰久。何時恣往還。時事今如此。幽居獨慨然。心期鐘鼎外。身世水雲邊。病骨便清晝。高懷惜壯年。前修渺何在。目斷夕陽天。靜中觀四子。掩卷慕朱公。所幸斯文在。殊非吾道窮。衆星元拱北。萬水自朝東。遠意無人會。芳樽與誰同。

故人南郡去。高隱近隆中。雅志希前哲。深慚接下風。疎狂聊自適。衰病欲誰同。且莫鯨吞在。牀頭酒已空。多病交遊少。相看動泱晨。賦詩聊遣興。觀化足怡神。問字有知己。過門無俗人。伊誰同此樂。願許卜東鄰。

清明日大雪飲齋中

不憂飢苦互相侵。念此愆陽與伏陰。飲繁經綸須暢飲。斟存雙理要平斟。舞雩自有春風樂。茅屋難忘魏闕心。杯酒空持詎能醉。商歌聊爾發悲吟。

次李樞判容安亭詩韻

問舍求田計未成。登臨搔首愧平生。聯名丹闕渾無望。招隱洪崖久寄聲。短笛長歌樵牧事。浮雲流水古今情。相君欲借容安住。擬向南陽約孔明。李公別圃有容安亭。

李公見和復次答之

少年學道竟何成。章句區區已半生。不向靜深觀物理。卻從搖落聽秋聲。過門載酒鄉賢意。授室傳經邑宰情。從此嘉陽風景別。太行山色看增明。嘉陽。平山邑號。

寓館秋日卽事

多病筋骸久痹頑。柴荆終晝掩重關。詩書詎可資耕讀。杖履元非絕往還。莫遣浮雲蔽白日。儘教秋色對南山。平生願學程夫子。慚愧春風滿座間。

和王尙書獨坐詩韻

棲遲蓬華養慵疏。虛室焚香靜掩書。坐進功夫原自爾。心齋意味果何如。聖賢名世幾千載。皇極經年十萬餘。至理悠然與心會。恍疑身在先天初。

尊兄仲舉父典教石州鄉郡

紛紛世累苦相牽。撫事悲歌惜壯年。卜隱未成長往計。傷時空賦遠遊篇。林宗雅志伊誰識。張翰孤懷亦自賢。見說山家風味好。幾時同倚暮雲巔。

冬日有懷憶故人

病鶴孤鳴在九皋。虛名多累恐難逃。殘陽入谷隱猶見。新月穿雲出未高。江上蒹蘆君自適。山中泉石我徒勞。興來欲駕扁舟去。何處滄波有巨鼇。

仲冬初吉歸途卽事

霧慘雲愁結暮陰。遊方客子正悲吟。霜風有恨號平野。寒日無光下遠岑。滄海齊州半搖落。乾坤今昔幾消沈。意長世短知誰會。一曲商歌萬古心。

次韻答友見贈

高山流水趣何深。萬古千秋一素琴。白石清泉成雅志。光風霽月負初心。伏龍應羨雲生谷。獨鶴不驚鴉滿林。無用塾夫宜揣分。商家元自有甘霖。

奉寄仲章兄

世事悠悠豈易量。眼中存沒幾參商。詩書有得將誰語。菽水無從亦自傷。春草池塘想同夢。暮雲樓閣渺相望。何時樽酒蓬窗底。風雨瀟瀟夜對牀。

和仲弟生朝

兄弟趨庭雁影翩。祇今癡絕尙依然。競陰莫廢經綸業。愛日當知喜懼年。顏樂自憐乖夙志。南陔誰解補遺篇。幾時得遂求田計。晨夕相將理舊編。

錢讐溪宮人圖

露冷月華白。悠悠方寸心。夫君渺何許。長望碧雲深。

饒陽小山詩卷

胸中有全山。華嵩亦自小。孤坐對巖姿。肝腸倚天表。

冬日齋居雜詩五首

憶昔趨庭講誦初。慨然不復向迷途。只今回首還思省。力學工夫尙爾疏。

千載傳心百世師。周程授受想當時。乾坤萬古春風在。空向蓬窗事仰思。二程初見濂溪夫子。時濂溪年三十。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

生平不見李延平。俛首孳孳亦謾生。每誦斯言多感慨。區區辛苦竟何成。平生不見李延平。可謂虛生。此朱夫子語也。

擁篲搢衣志未醇。哲人已矣更何求。微言尙省蒙私淑。願得終身事遠遊。予取靜修先生詩語。以遠遊名齋。

聖門道大若天然。小智區區見自偏。謾抱遺編時自惜。光陰去矣又中年。

中秋不見月

蕭颯西風起暮愁。無端陰翳掩晴秋。何當放出中天月。重照河山十二州。

故縣道中

塵事年來亦屢更。此身與世淡無情。弊裘羸馬嘉陽道。只有雲山管送迎。

文山隱居詩卷

西山緣底淡無姿。便擬從君問所知。告我雲煙最佳處。眼中連棟有深期。

子溫賢友臨別求言。不容以病廢辭。勉書二詩爲贈。後篇兼簡王君儀伯。一笑。

平生蹤迹嘆孤危。尙友千年謾所思。才氣如君更知己。可能分手易前期。

誰遣林宗解隱憂。更堪搖落對清秋。憑君寄問觀光客。底事哦詩擬四愁。儀伯詩有是句。故及。

和杜才卿韻

病軀疎散愧非才。只辨求田問舍來。說似幽花應解語。爲誰零落爲誰開。

壽李翁八十詩三首并序

翁名椿。字壽卿。本維陽故家。國初北渡。客雲朔間。轉徙至真定。橐城之西。管鎮。始以陶爲業。器不苦窳。有約必信。遠近化之。中年以後。買田力穡。不二十年。爲里巨族。資質直。不喜矯。好施予。不飲酒。今年八十。步履輕健。耳目聰明。食肉躍馬如平日。不少衰。翁媪相樂。孫曾滿前。其必有以得之矣。茲鎮實先玉峰君舊

隱比歲冬。以余羸疾來居。且幸以詩書教其鄉人子弟。翁請余處其別館。而使其孫興宗服几杖之役。歲久而翁不余厭也。翁長家君一歲。故余以父執事之。其子居實將以閏月吉日。合鄉里族姻。置酒張樂。以爲翁壽。義不可無語。謾賦近體以侑壽觴。時大德十年歲在丙午。默庵安某書。

洛疇五福古難并。四福還因好德生。開秩九齡從此始。更期壽域看昇平。餘慶懸知積德深。昭昭神理古猶今。寄言戲綵賢孫子。食息無忘愛日心。近親自合存忠養。涉世高年亦我師。昔日行窩還有幾。並留陳迹記它時。

杏花始開。連日大風。不獲一賞。晨起攜筇往觀之。歸而小酌。得三絕句。生紅和露滴胭脂。又到芳春寂寞時。便擬提壺花下醉。卻愁羞殺背陰時。白白紅紅春意深。惡風吹折五更心。化工自與時消息。莫負清吟酒滿斟。杖藜吟遶去還來。收拾春光入酒盃。自是風花要題品。等閒蜂蝶莫相猜。

友人西城探梅。折一枝來贈。求詩爲賦二首。

愁烟苦霧鎖春光。誰遣邊城有豔陽。珍重故人相贈意。可無佳句爲平章。俗草凡花久亂真。小窗驚見一枝春。憑君欲問調羹信。只恐幽香不認君。

別賦一首

鑽石心腸冰玉姿。此生惟許歲寒知。興來欲草梅花賦。不解能書婉媚詞。

# 安默庵先生文集第二卷

## 遺文

### 齋居對問

或有問於余者曰。子之爲學。其亦有以異於人乎。何其踽踽涼涼。獨立而無徒也。余應之曰。余自趨庭日。以誦讀六經。與夫孔孟之遺書爲事。幸而私淑於師友。而與有聞焉。乃知用力於周程夫子。以及朱子之。所以繼往聖。開來學之書。亦將以求夫千載不傳之傳者。以治吾心。而修吾身焉而已矣。又何暇他求爲哉。或曰。然則子之所學。其世之所謂道學者耶。余曰。固然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其傳在聖賢。伏羲神農黃帝之所以繼天立極。堯舜禹之所以更相授受。成湯文武皋陶伊傅之所以爲君爲臣。皆此道也。吾夫子既不得君師之位以行之。獨以列聖之所以相傳者筆之於書。將以傳之萬世。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沒而其傳泯矣。自是以來。千餘載之間。士子溺於記誦訓詁詞章之習。以希名射利。不復知有聖人之學。而又有異端之邪說以間之。不有真儒者出。孰能有以明斯道於旣晦。而振百代之沈迷乎。是以濂溪夫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而著書。二程夫子見而知之。擴而大之。然後斯道復明於當世。至朱夫子。則其所以用力於喜怒哀樂之未發者。而得乎所謂天下之大本。與夫古昔聖賢相傳之心。是以有以集周程三夫子之大成。而折衷之。而道以大明。旣又以爲道之所以不明。由說經者之不足以得聖

賢之意。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作爲傳註以著明之。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沈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不至。莫不理性明詞順。易知易行。所以妙得古人本旨於數千載之上。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其關乎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闕者。可謂極深研幾。探蹟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語學者入道之序。則又使之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論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代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此朱夫子之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而大有功於後世。獨以世衰道微。知德者鮮。俗生鄙儒。膠於見聞。安於陋習。是以不能有以與於此。而目之爲邪說者也。或曰。子之說誠美矣。然世之名卿。有自以文章爲得計。而謂不害兼通乎道學者。又有自以爲真得聖賢之意。而謂朱子解經。流於詖淫邪遁異端之說。惑世誤民而不自知。著爲成書以辨之者。是皆學者靡然向之。此又何耶。余曰。皆非也。爲前之說者。其害淺而小。爲後之說者。其害深而大。彼自以文章爲得計。而謂不害兼通乎道學者。其意但出於恐知道者之議己也。而爲是說以文之耳。其自以爲真得聖賢之意。而輕視前賢。妄肆詆排。庸俗鄙陋。淺薄不經。而高談大論。旁若無人。藉是以濟其私。而爲欺世取名之計。學者方以謏聞淺識。未知所向。乃併與其心術而壞之。則其爲害豈淺淺哉。此予之所以日夕深懼而莫知所以救之者。而子尙以是而爲疑耶。或曰。國朝自中統以來。大儒先生以此道相繼。而爲天下倡。或達而在上。以致君而行之。或窮而在下。以推明前聖後賢之意。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砥柱屹然。壁立萬仞者。今



子以渺然之身而區區焉以是爲學。其不起謗議而害身也幾希矣。子其亦以是而思之乎。余曰不然。夫道固不以窮達而有加損。而人亦不以窮達賢愚而有異也。是其所以親承其心授精微之旨而羽翼斯文者。其傳固有在矣。但人之爲學。則皆當以是爲的而求之。庶無差失。而可以造夫道之極致。是又安得顧世俗之譏議。畏迂儒之曲說。屈己徇物。顛倒迷惑。而昧於所從哉。或曰。彼之所疑。蓋必真有以見其失。而後爲之辨也。且子旣不之許。曷不揚言於衆。以明曉之乎。余曰。彼之爲學。我知之矣。蓋嘗得其書而讀之。見其於朱子之說。多有不得其旨意而妄疑之者。甚或不能知其句讀語脈之所在。於其平生爲學始終之致。及其所論著。或未之見。故其以論。掣肘矛盾。支離淺迫。殊不近聖賢氣象。以此推之。則朱子之語脈旨意。尙不能知。又安能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哉。原其本意。蓋欲藉是以取名。而率然立論。曾不知其爲害之甚也。使其年益高。而於天下之理玩之益熟。一旦幡然盡棄其學而學焉。則吾知其必當憤然悔其前日之爲而火之矣。況君子之學。亦反經而已矣。固不當屑屑然輕與之角勝負於一日之間也。至於甚不得已而不能不辨焉。則亦有所不得而辭者矣。或者唯唯而退。時余方欲爲之剖其疑而折其辨。以發明朱夫子所傳之微意。因悉次其語。以自警云。至元甲午臘月丁亥。書於遠遊齋。

### 記齋名

予少與白雲烏君叔備友。講論從容。無日不相從也。歲丁亥。叔備始從容城劉先生受學。凡所授精微之言。某亦得與聞其一二。由是始慨然有志於正學。而不迷於所向者。皆自先生之語發之也。自此益相親。

厚。每一來。所聞必益超絕。蓋欲相率同門以卒此業者。於今七年矣。不幸未能得遂。叔備南去。孳孳獨立。頽惰無成。而先生亦既謝世。今則已矣。勉力大業之志。卒不能有以少遂矣。然先生之言。拳拳服膺。未嘗敢墜。暇日讀先生遺詩。則又往往皆是語也。先生之誨我亦諄諄矣。某雖至愚。敢不加勉。遂撫取先生詩語。以遠遊書於齋之楣間。坐對觀省。庶不忘先生之訓。且以爲鞭繩之助云。至元癸巳秋分日。

石州廟學記

石州新修廟學成。從兄仲舉父實爲郡文學。還書語某曰。吾州居并之西南。夙稱名郡。然其廟學荒蕪。弗不治。則有年矣。粵大德辛卯。知州事鄺侯某。始慨然謂其僚屬曰。夫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見於詔旨尙矣。今而墜廢若是。其何以仰稱國家尊嚴命祀之意。而移吾民之觀聽哉。此長民者之責也。卽以其年。度材致用。悉撤其故而一新之。上下競勸。不日告成。殿堂齋廡。靡不嚴備。象設位序。應闔合禮。獨大門未立。適以癸卯地震之變而止。後三年丙午。今監州按單公始下車。以故事謁於堂下。顧瞻俯仰。惜鄺侯之功止於如此。爲之太息。卽有志焉。首選邑之秀民子弟充州學生。仍撥係官閒田若干畝。以供養士之費。賓禮師儒。暇日躬率僚吏。聽其講授。絃誦洋洋。聞者聳動。而又以餘力建大門。具祭器。以終鄺侯之事。而某適於此時。猥承人乏。掌其學事。今亦將終更以去矣。邦之父老。僉謂廟學之成。其難如此。而邦君宏文興化。以惠教我民之意。又如此。豈可使使我之人無傳焉。合調懇予。願著石章。今其材已具。子其以我故。勉爲鄉人記之。且因有以開示其子弟之願學者。則尤幸也。某竊惟古先聖王繼天立極。建學

立師以教天下後世。使皆有以明夫三綱五常之道。而不失乎民生日用彝倫之常。而其爲教。則必始於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而修其孝弟忠信以立其本。然後從而教之格物與知以盡其道。使知所以誠意正心。由身及家。自家及國。而達之天下。其說具於易詩書春秋論語大學中庸七篇之書。此二帝三王作爲君師躬行心得之教。吾夫子顏曾思輿之傳。而近世大儒周程朱子之所推明者也。國家稽古崇儒。建立學宮。周徧海內。然而此邦獨至於今。乃始克應明詔。則以爲有司者。急於簿書期會之爲功。而不能有以祇承累朝德意之美故耳。然則邦民士子被賢君侯之化。其幸爲何如哉。雖然。聖人之言。具在方冊。學者誠能從事於古者小學之書。而勵志乎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則學之本立矣。然後先之大學以立其規模。參之論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極於中庸。於以窮諸經。訂羣史。建立大本。經論大經。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無所爲而不成。無所處而不當。其於窮理修身齊家治國及平天下者。真無以見其難矣。某愚不肖。曷足以與此。顧念先塋所託。獨未克展拜掃修謁之敬。嘗以爲恨。今乃獲因字文託姓名以紀吾邦之盛事。茲誠大幸。矧重以仲舉父之命耶。是以忘其固陋。承命不辭。爲之識其本末如此。竊並記所聞。示其諸生。俾勿忽其邦君之教。且又以告夫後之爲師弟子者。使亦皆知所用力焉。鄰侯某郡人。今爲某官。按單公某族人。好賢樂善。本乎天性。由宿衛王府授今職。勤政愛民。多可紀云。又明年丁未陽月。旣望龍岡安某記。

### 與烏叔備書

五月一日某頓首再拜。叔備畏友執事。從善歸。雖不奉教。就審侍履從容。足慰懷想。但相別踰年。不得以會晤爲深恨耳。前月十九日。聞汎翁先生訃音。卽以一書附驛使持去。必已達。斯文不幸。山頽梁壞。後學無所師仰。痛哉痛哉。恭惟義重心喪。愛慕純至。何以堪處。伏願節哀。俯從禮制。是所深望。某晚學無知。幸蒙私淑。及尊兄誘掖。似覺少進。但一二年來。離羣索居。頗似頹惰。然欲見先生之心。無須臾忘。夢寐之間。如或瞻仰。而先生亦屢辱見問。欲教之意甚厚。所望一拜德容。俾列侍下。得少伸鑽仰之志。此莫大之幸。豈意天喪斯文。而先生沒矣。痛哉痛哉。終身之恨也。而今而後。惟有一意問學。觀賢取友。勉力孳孳。死而後已。庶可上不負先生私淑之教。中不負朋友期望之心。下不負某愚勉力大業之初志也。顧念無以報先生之恩。獨有奔赴几筵。一致薄奠。能觴大慟。以薦此哀誠。庶乎其可已。不審高明何以見教。又意尊兄必往致奠。故且尼其行。引領以俟。車從之過。欲借提挈之力耳。早命駕甚幸。所欲言者甚衆。俟相見得以面扣耳。人回故此奉寄。切冀進學自愛。不宣。

二

七月日某頓首再拜。上啓叔備尊兄侍史。一別七年。豈勝向仰。人來獲聞動靜。聊以爲慰。又聞春間嘗以酒致疾。雖已得愈。然中情猶不能釋然也。卽辰新秋。猶熱。恭惟調攝有道。侍履益以康佳矣。然尊兄早親有道篤志力行。人望所屬。不可不重爲此道保惜也。願兄留意。更加慎節。以迓新社。以慰朋友期望之意。幸甚幸甚。易說精要。想已就緒。丁亥集已當脫稿。恨不得陪侍左右。側聞高論也。某一來此行。及三載。獨

學無友。益以荒惰。然隨分讀書。小作程課。阮心觀理。更於應事接物間。體驗警省。亦略有效。但覺悔尤山積。日夕增懼耳。四書集義精要。近因讀朱子文集。對校一過。尙多有疑誤。別紙錄呈。前書索寫一部。爲無善書者。不會寫得。幸因書來。將某前後錄出納上。可疑條款。以一言可否之。使得有所據依。改正納上也。疑此書初脫稿。先生未使學者校勘。故多有此誤。雖非大義所關。然亦不可不訂正也。近因看詩傳。亦欲取朱子文集及語錄之言。凡涉論詩有與集傳相發明者。依精要例寫出。以便初學。亦似有益。然亦未暇寫出也。又嘗病讀春秋者。只知讀左氏而不讀正經。欲節取左氏傳文。議論敘事。本末始終。依做通鑑綱目。作小字註之。經文之下。以類相從。各附本句。凡左氏浮夸乖戾之語。皆刪去之。秦漢以來。大儒先生之言。及諸家說可取者。亦略節取附註其後。庶觀春秋者。有以考傳。而讀左氏者。亦知有經。其大旨一以朱子爲本。而達於張程。以求聖人之意。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其他所欲言者甚衆。千里相望。渺不可得。極思向來承晤之樂。復何時而可遂耶。伏紙引領。不勝馳情。因便。不惜痛加鞭策。至幸至幸。此間惟王仲安時相見。渠讀四書。甚有得處。時與之語。亦多有警助。去歲又得一王儀伯。年二十五六。曾從董宗道受四書詩書經。好學不倦。作文字亦可觀。歲一至中山。時來晤語也。

### 與叔父書

八月二十日。從子某頓首再拜上覆叔父座前。七月二日。白天民來。得拜手墨。兼就審尊體平復。深用欣慰。卽日秋涼。伏惟尊體起居益以康佳。叔母兩兄以下俱無恙。此間大人以下俱如昨。大人自有書。老母

目疾已如此。未見瘳期。但身體粗康健。飲食亦不減。賴此差自慰耳。三月中已爲煦弟娶婦。然家事次第猶未整理。所居又議遷徙。恐直至年終方得定壘也。又承秋莫欲東遷至河北。此某輩夙昔所望也。幸幸真定今年粟麥頗賤。易以居止。叔父晚年得守墳墓。與大人相聚。以教諸子弟姪。何樂之有。想尊意亦已及此矣。又謂某讀書次第。當以古人用心處用心。則可。毋以今日虛名被擾。此固某愚平生爲學之本志。而不能遂者。今承尊諭。恨不得拜侍而卒請其目也。蓋某自少聞汎翁先生道學之裔。卽心悅而誠服之。慨然有求道之志。以謂爲學而不見道。真可謂虛生者。豈意某愚立志不勇。乃至於此。每一念之。未嘗不悲恨也。何時遂侍。究此衷情。新舊所作詩文。今以錄呈。亦可以少見某愚平日之志矣。而今而後。獨學無友。益以爲懼。伏望叔父有以見教。千萬至幸。餘不能悉。蕭惟斗詩。近於白天民處見之。或別有甚文字。令百六弟錄得寄示亦可。六原二弟讀書無令輟。叔父果還真定時。朝夕教育。某願任之。白天民說三兄四兄各失一子。不知爲誰。再書批來。某房下去年舉一女。名宜甯。今已能行矣。並及之。鄂州時有來書。二姐及歸甯俱安。世臣在理問所中甚平善。二兄自有書。苑甥自有書。不縷縷。時向莫寒。伏乞順時益加保愛。千萬至祝。不備。某再拜叔父座前。

# 安默庵先生文集第四卷

## 遺文

### 趙氏子名字序

方齋趙君爲予言。二子守中。居中旣冠而有室。亦旣抱子矣。而字尙闕焉。餘三子則又成童而未名也。子盍爲我名而字之。予應之曰。古之人生子三月。而父咳而名之。二十成人。加冠於首。鄉先生醴而字之。此禮之正也。今成人者。已冠而字之。固可無疑。餘則非所當及也。奈何。方齋曰。老夫未疾侵陵。亦旣耄矣。及今少康。且幸時得與吾子相周旋於此焉。字而戒之。使他日旣冠。覩其字而惟其義。若古之人佩韋弦者。而自警焉。以不忘父師。平昔之誨。變而不失其正。不亦可乎哉。予曰。唯唯。旣字守中以貞。居中以庸。又取易中庸之言。名其三子曰麗中。擇中久中。而以亨仁恆字之。又皆以伯配稱焉。蓋字因名而生。而取名者。又各以類也。方齋復請記其說。故書以授之。大德癸卯閏五月旣望。默庵書。

### 御史和利公名字序

近世種人居中國者。類以華言譯其舊名而稱之。且或因名而命字焉。是則雖非人道所當先者。而亦古人之遺意也。監察御史魯古訥丁。故行省左丞資善公之嗣子。系出奈蠻和利氏。用蔭授歷監濬邳西州。惻怛愛民。剛果清慎。興學禮士。藹然有聲。旣終更家居待次。益自力問學。以求其所未至。間從予遊。溫恭

自虛。刻意清苦。吾黨之士。鮮能及之。於其請字也。爲取崧高之詩。所謂戎有良翰。文武是憲者。以良翰易其名。且以周書亂爲四輔之語。合而字之曰憲輔。蓋亦因其舊名。而又因名以制字也。以公之材。而進學不已。如此。他日德業所就。或無愧於古人。是則必有非予所能及知者矣。大德甲辰冬十有一月甲子日南至。

送安從道序

吾安氏受姓始於漢。顯於元魏。而行於唐宋。其望則自涼州武威并代諸郡。而蔓延於天下。古禮既亡。譜牒職廢。無有能明其所自出者。則固無由考其族屬之遠近矣。然萬殊而一本。雖百世之遠。其同宗之道。必有猶可言者。沁陽安從道。由歲舉來爲燕南憲府掾。以宗盟之故。拜吾親於堂下。執子弟禮甚勤。家君特器愛之。吾和仲弟相得尤歡。獨予以夙疾侵陵。偷安里社。不獲款焉。適自中山歸覲省。而從道還遷河東。別且求言。故書此以贈。從道名好古。幼爲儒。資通敏。奉職廉勤。用法平允。人咸稱其仁恕云。至大庚戌陽月甲子。神峯野客安某序。

醫學諭諸生文

醫學有源。尚矣。其設官立教。則周官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



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此其見於經者然也。下及近代。稍復古制。至於我朝。上自京師。以至列郡州縣。各設師弟子員。比於儒學。此蓋別聖之所以惠治元元。澤被四海。於以廣博施濟衆之仁也。某極愚陋。猥承人乏。掌教茲邑。而邑長諸賢。舉行教條。其所承流宣化。思濟斯民。而廣皇家好生之政者。可謂無餘蘊矣。漢儒之記禮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先聖之言曰。多聞闕疑。又曰。就有道而正。繼自今以往。凡吾醫之登此堂者。其各務於勤學好問。恪慎其業。兢兢焉。慄慄焉。常以主司人命爲重。而不敢有一毫肆然自足之心。有所疑焉。得以幸告於某。而相與質難以求。至當之歸。是乃國家設教興學之意。賢侯惻怛愛民之心。而某之所深望也。可不勉哉。

題劉靜修石鼎聯句圖詩後

玩世如一鼎。姓名誰得聞。仙翁應自笑。知我有鄒訢。此汎翁先生題石鼎聯句圖詩也。蓋朱夫子嘗謂軒轅彌明卽韓公姓名。而於參同契考異後。亦自書空同道士鄒訢。今觀先生所以容城孺子自謂者。其亦若此也。與暇日讀選詩郭璞遊仙第六篇。喟然有感。聊寄於此。以俟後之君子云。至元癸巳臘月既望。鎮州安某謹識。

遊水竇巖題名

神峯道人以大德癸卯正月戊午晦來遊茲巖。觀浮休石刻。長吟坐嘯於飛泉怪石間。飄然若有得也。同行者。曲陽令董侯士良。平江路監稅宋鼎。門生王俊民。道人則安某敬仲父也。

慎獨箴

可尊者德。可畏者天。無處不有。無時不然。念慮之發。必有其幾。勿隱其隱。勿微乎微。從事於斯。是慎獨耳。自此精之。萬物並育。毫髮有間。天地弗存。利欲紛拏。厥心則昏。嗚呼戒哉。敬作此箴。書諸座隅。以警其心。

祭靜修劉先生文

維至元三十一年。歲次甲午。六月庚辰朔。越四日癸未。後學鎮州安某。謹以茶果清酌之奠。致祭於集賢學士汎翁先生之靈。嗚呼哀哉。山頽梁壞。天不懋遺。生榮死哀。孰不摧慕。嗚呼哀哉。某也晚學無知。幸蒙私淑。黽勉勵志。於茲七年。願以鈍駑。鞭策罔及。學不加進。頽墮無成。尙企宮牆。洒掃函丈。親承警欬。大啓愚衷。孰謂難期。不就此志。俾茲凡陋。抱恨終天。嗚呼痛哉。矧惟先生。至誠樂育。憐某之愚。欲收教之。謂我當來。政此閒適。斯言在耳。耿耿如存。今其已矣。將安放矣。先生此恩。何日忘之。茲焉奔赴。奉奠以贊。舉觴以勸。薦此哀哉。嗚呼痛哉。仰止前修。精思力造。親賢取友。進德修業。某雖不肖。敢負初心。伏惟先生。冥鑒臨之。嗚呼痛哉。尙饗。

祭董少仲文

維至元三十一年。歲次甲午。十一月丁未朔。越二十有八日甲戌。晚生安某。謹以清酌之奠。致告於近故大中大夫致仕董公之靈。曰。於維明公。氣豪志雄。卓偉雋才。博究旁通。真人勃起。英賢鼎從。謂公國士。乃達宸聰。會遣相臣。綏撫于東。詔公與往。參贊戎功。自是以還。疊試邦庸。晚持憲節。攬轡觀風。致政來歸。白

首方瞳。世故之大事。變之空。消長之極。代謝之窮。有以自得。坦然胸中。優哉游哉。燕處從容。玩物一編。鼓缶待終。堂堂遂尊。羣儒所宗。天不憖遺。哲人之凶。嗚呼哀哉。某甫弱冠。拱手趨庭。實始拜公。德粹容清。公不我鄙。誨語丁寧。晚益愛我。期許非輕。謂予可語。撫接彌傾。執手唔言。罄竭平生。謙沖雍穆。展矣老成。每懷瞻仰。若仰辰星。今則已矣。誰復儀型。聞公之訃。怛焉內驚。薦觴寢門。無從涕零。神兮如在。尙鑒衷誠。嗚呼哀哉。尙饗。

建祠堂奉遷祖考文

代恕齋公作

維大德六年歲次壬寅夏四月乙丑朔。越二十有一日乙酉。嗣孫某敢昭告於顯高祖考修武府君。顯高祖妣某氏夫人。顯曾祖考三府君。顯曾祖妣王氏夫人。顯祖考二府君。顯祖妣宋氏夫人。顯考石峰府君。顯妣賈氏夫人。神位前。祠宇新建。主室旣成。恭奉尊靈。永奠厥處。考禮經。辨昭穆。以伯祖考大府君。伯祖妣王氏夫人。及亡室劉氏。分祔東西兩序。配神從祀。謹告。

神主入祠堂致告文

代恕齋公作

維大德六年歲次壬寅夏四月乙丑朔。越二十有一日乙酉。嗣孫某謹以時果清酌之奠。敢昭告於祖考之靈曰。嗚呼。我家自金源板蕩以來。失其所安。石峰府君兵後至真定。實維再造有家。凡今日之子孫。孰非蒙其修庇者耶。先兄進士府君。早歲馳聲。名卿交薦。將爲世用。不幸中年隕世。而嗣子思誠。亦就夭折。次子黉就室他氏。某是用大懼。祇奉遺訓。權主祀事。兢兢朝夕。惟恐弗堪。以墜先業。中罹多故。徙近東郭。

以便先墓之洒掃。轉徙區區。靡有定處。恆若汎宅者。亦既累年矣。越大德丁酉。乃營其宅。迄於今茲。僅能構此祠宇。以奠祖考之靈。怠緩不虔。無所逃罪。抑有由也。歲時薦祀。某年雖衰。曰須黽勉。以躬執厥事。俟孫燾卜居有定。當議考按禮經。屬之奉祀。而使男熙等相與佐之。所供庶品。稱家有無。亦當別爲區處。俾之可行久遠。而無弊。庶子子孫孫。勸忠勸孝。追遠敬宗。以無忘祖考垂裕後昆之意。茲因遷奉神主入就室位。先事以告。伏惟祖考實鑒臨之。謹告。

封龍書院釋菜先聖文

維大德十年歲次丙午。秋七月己巳朔。越翼日庚午。後學安某。敢昭告於先聖至聖文宣王。某愚極陋。總角趨庭。私淑諸人。實始聞道。自茲厥後。欽誦遺編。近本朱程。上窺思孟。以求經旨。以探聖心。庶竭駑頑。進德修業。執云不力。中道而迷。悲歎窮廬。摧頽已甚。雖由病廢。實亦墮偷。內自省循。枯落是懼。茲焉感憤。避俗巖居。追憶舊聞。卒究前業。洒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於物。以化於鄉。或冀有成。不悖於道。茲涓吉日。載見祠庭。旨酒蘋蘩。式陳明薦。尙靳啓迪。實誘其衷。庶假威靈。不至大戾。謹率諸生。恭修釋菜之禮。用伸虔告。尙饗。

釋菜告李學士祠文

晚生安某。謹致告於故翰林學士敬齋先生李公之祠。茲以吉日。恭修釋菜之禮於先聖。惟公中朝耆舊。鄉郡碩儒。博學高文。爲世所仰。載瞻遺像。薦此豆觴。公如有靈。尙克歆享。謹告。

# 安默庵先生文集第五卷

## 遺文

石峰府君行狀 代紹齋公作

君諱滔。字巨源。姓安氏。其先太原離石人。世爲儒家。曾大父諱玠。官修武校尉。妣某氏。大父諱全廣。以貴雄鄉里。所蓄書幾萬卷。妣王氏。父諱昇。妣宋氏。再世皆不仕。君生於金承安四年九月庚戌。自幼讀書家塾。大父躬爲訓授。年九歲。以經童登第。復習詞賦。貞祐初。河朔震動。金主南徙。都汴。衣冠士族。亦皆南渡。設科取士。如平時。獨山西諸州特險不降。王師至。則藏匿山谷。去則復出。衆庶頗安。以故君不克應其選。歲丁丑。君家避兵石洞。軍士以火逼之。舉族皆死。君僅得出。爲所執。時太師國王。以諸州久拒不下。親往用師。令無男女老少長皆殺。違者以軍法論。君旣被執。而監軍事石抹陳奴。聞獲一儒者。馳使呼之。至則易以敵服。詭其鄉里。令朝夕從之。由是獲免。君自以當此大變。舉族皆沒。幸全性命。遂委身從之。誓不他適。君時年十有九。實貞祐五年也。歲壬辰。從石抹陳奴來山東。至真定之藁城。陳奴與之田宅。使定居而教其子焉。戊戌。朝廷設科取士。中者復其家終身。君以詞賦高等。中其選。於是始以聚徒講學爲業。壬子。籍天下戶數。遂占籍真定而徙居焉。中統二年。參議中書省事張公德輝。熟君學行。招延之授館其家。使教其諸孫。至元二年。舉郡博士。遂舉君貳其學事。享年七十有八。至元丙子正月甲戌。以疾卒於所居之正

寢越五日戊寅。葬橐城縣安仁鄉新里之西原。從遺命也。君天資寬裕樂易。慈愛忠厚。不妄喜怒。與物無競。治身儉薄。不苟受施。有貞白之操。雖貧困乏絕。惡衣疏食。或不能給。安焉未嘗有戚戚之色。與人交。重然諾。一以誠意。無所矯飾。與人言。開心見誠。無纖滯吝意。聞人之善。稱之如己出。人有過。則掩焉而未嘗出諸口也。平生與人無所怨惡。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讀書務躬行。不徒事章句。晚而學易。嗜伊川程先生傳。讀之未嘗去手。其教人。嚴以有禮。恂恂愷悌。得師之道。終日娓娓無倦色。少明於經學。其授讀率皆口誦焉。有生徒習舉業者。在席下。久必辭之曰。吾不經場屋。汝當別求先進而師之可也。其真實又如此。平生未明而起。環堵蕭然。不以聲利榮達爲事。澹若無求於世。得喪欣戚。鮮能動其心。卽所居自號以示不忘鄉里。隱居教授餘三十年。貴人子弟往往出其門者。君但訓敕諸子。晦迹讀書。不求祿仕。優游自樂。以終其身。嘗語諸人曰。甯人欺己。勿己欺人可也。家有一奴。一旦亡去。諸子欲追之。君曰。縱使追還。彼旣負罪。必已汗顏。又安能朝夕相處乎。乃止弗追。歲戊午。攜長子芝西歸。田園盡爲族人所鬻。皆不敢隱。謂君曰。某氏宅。某氏田。俱君家舊物。我實冒鬻。願承其罪。君當聞之官。復其直而取之。君以世變擾攘。有非人力所能與者。彼何罪。竟辭不取。但修完先壠而還。延安府尹牛子益。總管袁某。少與君同里門。因君內弟米脂尹宋某致書勸歸鄉里。且益以束帛。君不受曰。吾旣未能卽歸。且又貧苦。無以爲謝。安可虛辱其惠。答其書而還其幣。從軍攻鳳翔時。主帥令分殺諸俘虜。君所得必多方爲匿而遣之。時儻尸蔽野。軍士悉解其衣裳服之。君雖寒甚。不忍也。其平生處心制行類如此。君旣沒。府之士大夫皆爲詩。

以哀挽。郡教授藜軒先生吳君特起序之。以爲君之爲人。明而不察。簡而能肅。犯而不校。又謂君隱不違親。貞不絕俗。樂天知命。君子云。初娶同郡李氏。沒於兵間。生一女。適劉氏。再娶磁州賈氏。有賢行。君不治生事。河朔當大變之餘。兵凶相仍。諸子幼弱。生計未立。貧困殊甚。人不能堪。夫人省衣節食。周旋其間。有人所難能者。治家嚴正。有法。閨門之內。肅如也。後君三年。年八十有四卒。子男三人。俱業進士。長芝。嘗爲張公德輝所辟。爲山東行中書省掾。前卒。次松。嘗爲將仕郎。次筠。承事郎。同知縣州事。卒於官。孫男九人。長思誠。早卒。次釐。亦進士。次汝止。烈。熙。熙。汝諧。汝弼。次未名。而夭。而汝諧。汝弼。亦旣冠而卒。女五人。長適易縣尹苑大亨之子弼。次適同知真定諸路軍奧魯總管府事喬岳之子木。次適張氏。次天。次尙幼。曾孫男七人。康。甯。昭。甯。得。甯。寶。甯。泰。甯。延。甯。來。甯。天。五。人。子。甯。宜。甯。順。甯。福。甯。喜。甯。而得甯。順。甯。皆天。元孫男一人。慶源。女一人。慶雲。君自祖曾而上。皆葬太原雜石縣北下安村之原。君之父始徙居孟門之義居丁氏莊。因葬其處。君旣至真定。樂其風土而居之。遂命葬焉。然以其葬瘞之制。昭穆之位。有不能如禮者。是以嘗欲更葬。而力有未能。遷延歲久。每一念之。未嘗不愴然也。今乃卜以元貞二年二月庚申。奉君夫人之柩。遷於先兆之北。凡相去二十步。不肖子松。竊惟先君以末世之孤裔。奮焉爲起家之始祖。使松輩蒙休被蔭。獲沾祿澤。子孫繁昌者。其潛德隱行。不見於世。今已不可得而考其迹矣。不有表焉。以垂於世。大懼不肖。無以顯揚之。謹追述其平生之大略如右。以請於當世立言之君子。伏俟採擇。大德辛丑夏四月己卯。孤松狀。

故承事郎同知縣州事安公墓誌

公諱篤。字庭實。姓安氏。其先太原雜石人。考石峰府君滔。妣賈氏。府君壬辰後徙真定。遂爲真定人。公生於壬辰年九月庚戌。旣冠。從提舉真定路學校事。侍其乘之學。受進士業。燕南河北提刑按察使馬公某辟爲從事。後以御史中丞史公彬薦。除河東山西提刑按察司知事。轉山北遼東。遷河西隴北道按察司經歷。秩滿移陝西漢中。至元二十八年。更按察官名肅政廉訪。就充本道經歷。改同知縣州事。元貞丙申十一月戊子。以疾終於成都之寓舍。享年六十有五。累官承事郎。公天資誠孝。而意氣豪邁。其遇事接物。虛懷以應。坦然無疑心。爲政知大體。其於吏事。初不經意。及案牘滿前。條析剖決。雖素精於在事者。不能及也。在憲司幕府近二十年。多所贊益。如卸史中丞程公思廉。參知政事姚公天福。皆嘗同事。極推重焉。其餘所交。亦皆一時名卿士夫。作詩善唐律。自少時落筆。輒驚人。語意雄健。至老不衰。又長於近體樂府。晚歲聞禮義之學。深所敬信。取易象懲窒之語。以損名其齋。其佐河東也。先祖墳墓田宅。皆在屬邑。兵亂以來。田宅盡爲他人所有。墳墓亦荒廢。久不復知其處。公訪求故老舊族。始得之。皆爲增築墓垣。刻曾祖而下宗支於石。祖考妣墓。嘗爲山水所圯。復改葬之。及諸所占田宅者。皆疑懼不安。公諭之曰。吾豈恃勢力爲此事者耶。其他行事亦多類此。公凡再娶。前夫人李氏。來歸二年而卒。生一女。適易縣尹苑大亨之子弼。後夫人孫氏。子男三人。汝止。汝諾。汝弼。女一人。子甯。越明年。大德改元。夏四月。孤汝止奉喪歸真定。卜以其月癸卯。葬橐城縣安仁鄉新里西原先君墓左。伐石以志其歲月。謂某當書之。某不敢辭。並略敘



其平生梗概刻納壙中從子某泣血謹志

## 樂府

### 醉江月

登古容城有感城陰則靜修劉先生故居

天山巨網儘牢籠多少中原人物趙際燕陲空老卻千仞巖巖蒼壁古柏蕭森高松偃蹇不管飛冰雪慕羶羶蟻問君誰是豪傑重念禹迹茫茫狐兔荆棘感慨悲歌發累世興亡何足道等是轟蚊飛滅湖海襟懷風雲壯志莫遣生華髮中天佳氣會須重明明月

### 二

前日歸途偶記和仲欲把鋤犁門人願助之語甚恨不獲請其詳而亦獨喜其先得我心之所同也中夕不寐率爾成章寫寄和仲可爲相見一笑大德乙巳上元日神峰野客書

世途艱阻正堪悲萬里清秋搖落況復乾坤還閉物奚啻切床膚剝消長盈虛循環反覆夜半驚孤鶴東君著意惠風先到巖壑悅親原有清歡簞瓢食飲不害貧家樂多病留侯空自苦慚愧長身諸葛先手躬耕臥龍岡上吾家桑梓在臥龍岡之陽準備豐年穫豚蹄社鼓幾時同醉寥廓

### 太常引

#### 和王治書仲安

求田問舍欲婆娑。算無地不風波。曾次儘嗟峨。世間事都能幾多。證山臨水。望花隨柳。獨此未消磨。便擬借行窩。正霽月光風氣和。

石州慢

寄題龍首峰

龍蟠虎踞。朝楚暮秦。世路艱蹇。夕陽淡淡餘暉。閭闔九重天遠。千秋萬古。先天消長圖深。何人解識興亡本。夜鶴渺翩翩。儘平林鴉滿。蕭蕭散。不須黃鶴遺書。不用洪崖相挽。蒼狗浮雲。平日慣開青眼。擬將書劍。西山采蕨。食薇自應不屬春風管。只恐汝山靈。怪先生來晚。

鵲橋仙

徘徊尊俎。徜徉笑語。俯仰乾坤今古。世間豪傑數元龍。想未識聖門風度。也非學圃。也非懷土。靜看落花風雨。安排便買釣魚蓑底。是滄浪深處。